

莊子

齊物論

逍遙遊

天下

列御寇

漁父

特
仁13
2039
10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十

肅齋林

希逸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竿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及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王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無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
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
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
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撓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
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
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
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

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
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也

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東選其理
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
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挈船篙
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
略言而未盡也卒相立者言終以救助其也同
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々同得之也釋

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
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擇放下不說也經
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
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憂
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
奪也徵賦不屬々々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
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天子
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掇非
已事而強爲之自攬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
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析離它

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僞者譽其所不當
譽私爲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
也毀譽出於私意爲姦而已矣匿姦也以顏色
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曰
兩容揣人意之所欲而潛引拔之長其惡也此
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
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
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
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
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嘉於自

用貪者也。狼々戾而不受諫也。它人雖有善以
其不同已，亦以爲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
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也。
凡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
者，用以自檢點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
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
影避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
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遠，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
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
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
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其身，而
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
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
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
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
情，喜怒之節，誦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

子之爲此皆爲人而非爲已所以不免於四謗
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
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
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
之於身而汲々於爲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
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
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
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
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
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
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
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
恤於人不知貴真祿々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
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
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

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支飾於外故曰世俗之所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爲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爲祿而甘爲流俗所化故曰祿之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言足言常慊然也

湛於人僞溺於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傍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

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言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無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道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緣葦間以橈檣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畫筆也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爲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

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
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
說劍又踈直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
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爲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
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
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
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
傳者乎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糞
而五糞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
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
老而整其所患夫糞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
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
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

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
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蹠而走暨乎門曰先
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
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
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
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
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
遊者也

奚方而及言在何處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

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
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
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
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
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
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
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
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
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

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而已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況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也瞽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守汝而爲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瞽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

蹙之乎頤豎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蹙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瞽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教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爲何以至此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旣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

無謂即無益也又充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著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則與太虛爲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爲之意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

九里澤父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比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爲儒而弟翟爲墨學既不同遂有辨

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殺遂
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爲墨者我之餘澤
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之墳上松栢已成而
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垠音浪冢也闔
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也闔與胡皆何
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爲使其
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
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
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其天
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

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
以已爲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族
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怨其父也言天實使彼
能墨而緩乃以爲已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
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梓相爭扭也齊人飲於自
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
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
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井飲以
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
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

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有德爲分別遁天道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也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爲也勿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爲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爲猶有迹

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之則也往也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亡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爲必即知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

爲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則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耳瞑乎無何有之鄉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

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敝其精神以此爲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字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爲之地甘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

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太寧大安也即無爲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爲之上嘆其見小也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隘隘音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ヲケル舐痔者得車五乘

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困窘織屨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愈而被耳也痊亦癰類也癰痊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污辱不足貴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ヲケル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爲畫從事華辭以文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

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親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爲邦之幹貞幹猶賢輔也
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圾危也殆亦
危也殆哉圾乎危之甚也畫綵色也物既加以
衆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
靡之言也以文爲旨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
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者自
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乎此也宰
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爲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
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也言

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汝歟願養也言汝
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
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
真實而學詐偽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
爲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
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
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々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

難治也。施於人而木，忘有心而治者也。施之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爲士者必不肯與之爲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爲齒列，而其曾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爲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踞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鞠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化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釅。胡反且胡反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

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貞雖朴，愿而情實求益利者，有曾中亦抱

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懷
急而反達理者縵纏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
纏繞者詩云昔爲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縵纏繞指
也針急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
不可知也其就義者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
熟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此下
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觀其
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刺
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
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習期約之急易

六府而末後命字紬繹爲兩句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
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
驕穉者驕矜而有孩拊莊子之意也緯織也蕭
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爲貨也取

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豈微之有淺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々々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

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合下

內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爲親切禪家所謂諺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爲德也爲德而知其爲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爲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其有心於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々擾々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々不成也

四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叱匹反其所不爲者也

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自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叱訾也誚也以我之能而誚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六惠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曾便是此意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惠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

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貌美也髯有鬚也房元齡云李緯好鬚髯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比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快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

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元之論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個蘊蓄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惠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惠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心多憂責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偶然自高達智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爲大在已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已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

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徵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爲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正
王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僮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三
偃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牆而走不敢當王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爲法軌法也。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負也。車上僂者言輕掀也。名諸父者驕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羣鳥爲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其徵也不徵。驗也。唯爲之使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

者則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
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
之有爲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
人爲每々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
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
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
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非於變化
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
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
爲驗以贊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
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蕃藏老弱孤寡爲

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
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
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
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
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不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
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
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
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
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
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
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

魯之學乃鋪述於綏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爲正也讀其綏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夫子亦看得出○方術學術也人々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々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王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々者造化也曰宗曰

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也非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爲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誓爲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々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以事爲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爲主者教民農桑也蓄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孤寡爲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

凡其分官列職爲政爲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
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
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
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精粗本
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
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
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
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
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
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捐紳先

生此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
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
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
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爲百家亦時有稱道此
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
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
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爲百家也天下多
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
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
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

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
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
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徧一曲之士而已天
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
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
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
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
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
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
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

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
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
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爲天下裂
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極爲好文字

不侈於後世ナカセテ不靡於萬物ナヒカ不暉於數度ナヒカ以繩墨自
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キナハル作爲非樂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
闢トウニ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
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護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
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
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
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
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
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橐耜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肢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風
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
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
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
子之孺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
同異之辨相訾以綺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
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
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具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萬物
之飾爲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華也
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
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備世之
急言世人以衣食爲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
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

其風而悅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爲之太過言過
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遏過甚故曰已之大
循已者抑遏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
名言墨子既作爲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
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斂
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爲節用汎愛兼利於人無
所不愛也故以爭鬪爲非以不怒爲道博不異
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爲博而主於尚同也雖
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
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

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以三寸之棺爲式而不用槨節用也以此教人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也不愛已者言自苦也未敗者言墨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爲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爲非不能無樂而以樂爲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轂言太朴也其行雖爲者言所行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

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旣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爲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禹䟽鑿而爲之也囊盛土器也耜掘土之具也九音鳩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況他人乎跂與殺同躄與僇同木曰殺草曰僇服用也相里姓也勤名也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者而其謫怪

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
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
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綺偶不忤之辭相爲問
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
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
爲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言其巨
子又傳之弟子以爲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
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
則墨翟之意亦是美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
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

者相尚爲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
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
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
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
而爲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
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亦以楊墨兼言者婁
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
學不足比數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
之安寧以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聃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聃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忤於衆。不拂人情也。以人人得其生爲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爲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尹文之學也。華山冠

名也。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爲別寬閑而自安。爲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今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聃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欲尊置宋鉞尹文二人。以爲其教主。謂民好鬪也。爲受侮不辱之說。以教之。謂時世好戰爭也。爲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強聃不舍。言誇說不已也。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必

當時有此諺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外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其爲人之意太多其所爲太自苦其爲說曰每日但得五外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外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忍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爲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

謀也傲矯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爲此極難所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尔令自哂便是此傲字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說又曰不爲苛察々々則非別宥矣言不當有介我之辨也不以身假物者事々皆自爲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

明知其可爲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
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
情欲之汨寡淺滅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
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由僅
也

當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由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
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
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

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
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謨音奚又

骸反

寡

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

謨音奚又

骸反

寡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

直直

拍反

百

輓反

斷

丁管

與物宛轉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

知前後

魏反

然

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

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音全而無非動

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
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

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
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
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
矣風竄火變反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
不免於元音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肆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
者也

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偏
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不顧

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
眼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由駢
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
者謂之物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道
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覆不能覆言有所偏也
大道今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一而無所分
辯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物之
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為教則不能
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

者矣選擇則有不可也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爲也冷汰脫洒也冷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爲道理者以物々無碍爲至理也其說曰若於知與不知爲分別將迫於知而迫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謏髡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々故笑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推拍輓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爲意不以知慮爲

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不思筭也魏晉巍々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之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塊礫之類是也建已是以已而自立也

莊子卷十
三十
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者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陀修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世也得不得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窺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窺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爲一

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旣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於世人之非笑躋與偉同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也槩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筆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滯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

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
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
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
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
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爲不足者言藏富天

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者
此言先第而後師一時筆決之語耳以無物爲
宗以太極之始爲主建亦主也懦弱謙下即舌
柔長存之意爲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
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
萬物爲實之實理也 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
物全是也在已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
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
響應皆無心也芴乎若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
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

同於物者爲和以無所得爲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高而不爲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爲溪爲谷爲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爲虛以虛爲實故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爲不足也惟其以虛爲實故雖無藏而歸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

皆以巧爲巧而我以無爲巧故所笑之人皆以福爲福而我以無禍爲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爲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爲紀言以至簡至約爲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爲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太真人尊之辭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

與竺乎問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舛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閼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寂漠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爲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下並與今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倘則黨也不以綺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綺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

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曼
衍無窮也爲真者言信重於古先欲人以爲真
實也爲廣者寄寓爲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
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爲友也不敖倪萬物者
不以此傲倪於世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
而乃爲此反說不譴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
是無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瓌瑋高壯也連
舛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
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詼詭滑稽詭譎也此
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雖怪誕而

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子彼其充
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
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
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闢開廣也
肆縱放也上達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
無爲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
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用之
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蛻離於道
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也未之盡者言其
言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自冒頭而下分

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父字轉換處筆力最高不可不予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辨而已故不預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舛駁不中譏之歷物之意言歷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

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爲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爲小同異合萬物而爲同異則爲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比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爲環者必各自爲圓不可

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爲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爲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爲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爲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辨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繫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郊有毛以下之論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

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郊有毛者言毛之在郊雖未可見而雀之爲雀

雞之爲鷄毛各不同譬如雞爲鴨伏卵出於卵者爲鴨毛而不爲鷄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也是爲三矣郢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矣大可以爲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爲羊則今人亦以爲羊矣謂羊爲犬則今人亦以爲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爲之若謂胎爲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丁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

則謂丁子爲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爲輪纔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輾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爲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柄雖在鑿之中而柄

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圍之不
住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
可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
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
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
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
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
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
附於體而見則爲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
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

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
也一尺之捶折而爲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
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
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
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
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
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迷
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惠施日以其知與
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
也獨與其徒爲人所怪訝而已其本根不過如

此故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爲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爲雄高而實無學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之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墜隕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

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譽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爲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爲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爲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爲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

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
於外故曰強於物隲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
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
所能猶蚊虻然以此而爲人物於世亦何用乎
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
猶可若以此爲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
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
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
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爲有才者
但放蕩而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及是可惜

也駘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
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
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
○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
頑聞道之列以辯者之言亦固皆以無爲有而
其語亦自奇特故以寘之篇末蓋著書雖與作
文異亦自有體制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
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亡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
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

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
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
特出千古所恨綱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
人無有知之者矣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十終矣

莊子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清虛
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箋
傳不明爲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聞
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
與竹溪共遊兩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
而離合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
士南歸閑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
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
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詰

如憑虛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感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爲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逐食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日憂患廢退以來遂以此紓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就求之歸而函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支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鼓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々句々各有著落恍然如醒得醒如繫得擇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

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至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爲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達其奧也揭來試邑雖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清且之初吏圍未合必張燈諷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々々得之綱山々々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

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
以竹溪爲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
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褻餘幸而
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如竹溪
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爲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
主王局觀庸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
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直述文也景
定改元中和節

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

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
表至繁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汨變化凌薄日
月䟽決雲河妙容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溟左縉
而不瓌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

庸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侵膏澤之潤情其情而
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
聲音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覲之然則是詎可以
幸取力致哉庸翁學精識絕淵源深而練習熟
其悟發之境憂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攬靜深而
穎然上達吾觀庸翁歸然抱負體用於天地之間

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猶鯤鵬耶而又沉浸於其
書如彼則其言非 庸翁孰能得之哉今庸翁所
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 庸翁亦
博大弘偉豪傑鉅儒哉余始讀之輒書奇遇於編
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 庸翁之是書也
景定辛酉十一月己巳三衢徐霖景說跋

新添莊子十論

教授 李士表述

莊周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爲周奚物而爲蝶認
周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是未
能忘物也物我對代萬態紛糾謂彼不齊皆妄情
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
况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爲蝶即蝶無周蘧蘧然
而覺爲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
夫攬一身而私膠萬化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

之實以魂交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
一形之開闢是也一形之開闢一性之往來是也
一化爲物戚然而惡一復爲人欣然而樂物固奚
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
範其形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
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
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爲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
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爲是靈源湛寂觸處皆如
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
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

卒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
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
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犖胥以夢遊帝之所
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
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
誠以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
賤成敗生死真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
之真人其寐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
非特爲寓言

庖丁解牛

即無物而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爲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爾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爲不多疑若弊矣而刁刃若發於新礪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之刁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有刁則能存有牛則所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

浮遊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太卻自離未嘗導而太窾自釋未嘗爭而固然者自因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况大軋乎以是奏刁驕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刁而對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無逐物而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刁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刁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躋而躋不知膝天機自張而各自不知大用無擇而咸其自爾此其

刁所以恢々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刁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刁也是刁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圍非新非古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鍛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不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切原周之意托庖丁以

寓養生之主次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賓賓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遊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藏舟山於壑澤

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亘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

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可以含大虛秋
毫可以納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自直使真之而
走將安之乎昧此者攬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邈之
地夫然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
雖使執之而留皆自冥々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
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所以况造
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以况圓形之有體道
一而已矣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固無
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墮於動止而游於有
方固於有體則一者自此對矣有盛而衰爲之對

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配故
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
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以水則滅以
水藏水一也藏之以土則湮又况以舟山且有體
矣壑澤且有方矣摯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
之未始有物者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
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
徂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
造物者愚群動而有心者所以亡存亡也是心存
則物存忘心亡則物亡方且藏之壑澤心之所見

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娥而失之夜半
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
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夫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係一
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
者萬物之所一也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得其一
之全故知萬物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大老
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
之者其樂可勝計耶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
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
而不知旦宅爾陳人爾與物周流於造化之逆旅
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顏子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
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
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
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況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
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遊孰
知其爲忘也耶不然厭擾而趨寂懼有以樂無以
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

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
我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係乎有物者衆人
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係乎有物則無時而
能忘此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
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然
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
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
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
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
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默必

期於默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
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
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
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其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
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
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
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默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
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
湖亦忘也即麓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
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

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偽乎道無
真偽顏氏之子肯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
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季咸相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
之謂神彼巫則巫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
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
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
之妙而有感者也且感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

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
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
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不能
冥妄者又妄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雖
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
至於壺子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
以空虛不毀爲體以淵深不測爲用子則出道之
母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
心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
每至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

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
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謂死生在是
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嘆之以其死
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
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生死心之起
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
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
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
同波彼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
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陰

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
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爾然三者
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
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
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
爲有盡此之謂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
殆已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
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
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吾
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

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所以故逃也壺子之心太
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
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
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吊之以死
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
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爲勝而得亦以
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
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
凶司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然以天下爲吾恐役於
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可乎此古之

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也

象罔得元珠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
撓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
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
起既湛人僞遂迷大道元珠其遺乎然性之可以
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以有心而知
索之者又其誰耶使之非集虛也索之非默契也
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
所欲言而道終不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

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聞於目睫遠不離於象
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
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隗非遙而盡迷以其索
之故不得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
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即知是性以知
索知反爲知迷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即
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
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
礙者徹去言而緒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
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

無心乃得及其真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
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
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人而
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
不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將異之

莊周游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
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
形本無形凡流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
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

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雖契我物之如者於此
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受之
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
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
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為魚之樂乎以是
為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於周而後知蓋魚之
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
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一至樂
無樂魚不知樂而樂真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
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

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周於此非不能然惠子
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
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為
兩者之弊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
知魚之為樂也耶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
是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耶知與不知皆道之
末此周故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末皆不如昔人嘗
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在我者
蓋如也視生如死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
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

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
儵魚之樂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則秋
水之作始之以河伯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之
以夔與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
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之樂以卒其意而
至樂之說因是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
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醉者墜車

孰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
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

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
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疑然無所分焉且暫
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况性天
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
開智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
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天萬
態俱入猶醒者之視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
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爲
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
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

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休者
天均也行而無迹是謂天遊動而無畛是謂天機
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焚之者天和
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
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達猶醉者
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人生之篇夫以
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
內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
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一
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々者未嘗有耳全

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
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
是篇既托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以之復讎者不
折鎔錙又次之以忤心者不怨飄瓦此其故何也
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
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讎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
之自虛爾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况
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况有藏乎
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

古之道術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
在有耶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
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肩睫在近獨高象先
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豪道果在有哉
期之以在無耶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
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蟻蟻有在瓦礫道
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
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
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々之妙於天下者不敢
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倪即其亘古今而自成入

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
普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
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
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而
不離於宗神人得之而不雜於精至人得之而不
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
爲法名操習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人即
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以爲之心術
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
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也而謂之

道其該徧者乎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爲道術有在是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人太多爲已太寡而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謏課無任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下爲表以空虛爲已關尹老聞風而悅之是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舍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六之域而滯道計其術之在道中猶壘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大山也猶毫

末之在馬體也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泰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泰山均於成數一礪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泯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極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故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潛心潛

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原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蔽而終以繆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迹以望天下後世孰謂周蔽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宋華子病忘

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浮而離根子則又其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湛人偽之已深病忘則還性天之斲復而謂之病者是世俗之病非迷罔之疾也故動而開天所以

生智惠靜而藏天所以全淵默德有心則作德於物物之知心有眼則役心於物物之見知見立則方寸擾矣本然之忘恬不爲迷妄情之息及以爲病安知夫古人語致道者必貴忘心乎夫人相忘於道術真也魚相忘於江湖性也有足則履非真忘足則履適矣有腰則帶非真忘腰則帶適矣隨煙而上下者忘火也操舟而若神者忘水也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兀者喪而不見忘足也彼忘者若是其真也宋子之病幾其真者歟真則致一矣夫朝取而夕忘一於朝也夕與而朝忘一於夕也

在塗則忘行一於塗也在室則忘坐一於室也今
不識昔一於今也後不識今一於後也忘取與是
忘物也忘行坐是忘所也卒也後先之不識非獨
忘也且獨奈何以此而謂之病也耶既已謂之病
則宜有受之者忘則又其受之者誰乎不知未嘗
問且闔室而毒之毒弗已又從卜之不知此非吉
凶之所能知也卜之不已又從而禱之不知此非
鬼神之所能窺也禱之不已又從而醫之不知此
非陰陽之所能寇也三者無所用其術儒者又攝
其後而唱之欲求治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

術大全自此折也然後自無疑則卦卜奚占彼自
無愆則祈請奚禱彼自無疾則藥石奚攻欲愈其
忘誠化其心使心有知試變其慮使知有以露之
使知寒饑之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爲物
耦矣其寒而知求衣其飢而知求食其幽而知求
明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
開除之一日世間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妻子知其
有親於我而責之深也操戈而逐儒生知其有求
於我而憾之切也十九年之境傾生須臾之忘安
得是故存亡也得失也哀樂也好惡也向也各各

忘也

不知今也營營不已蓋無心則忘有心則恐是八
者安知足以累心乎子貢問於孔子而怪之以其
溺於博學之辨也子貢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
於坐忘之虛也然華子病忘非誠忘也當其忘則
釋然而忘及其悟也則怫然而怒是將以擾々者
爲妄耶默々者爲真耶特不知忘時擾々之境目
存悟時默默之妙非遠夫何恐之有嗚呼心本無
心因物有心故心亡爲忘智本無智因知則智故
智徹爲徹德徹則不知忘之爲忘而忘亦忘矣古
之人貴夫坐忘而遺照

新添莊子十論卷終





金
主
十
八
日

